

一九二六年十二月

華北公理會出版部發行

每本定價一角

郵費在內

232
CS 23



真理社小叢書

了解耶穌的初步

寶廣林著譯

了解耶穌的初步

目錄

- 第一章 緒言
- 第二章 羅馬人焚毀耶京與猶太人革命運動
- 第三章 猶太請願直隸羅馬希臘文化的浸入
- 第四章 猶太人渴望彌賽亞來臨的背景
- 第五章 猶太的危機與羣衆的心理
- 第六章 耶穌對當時時局的主張
- 第七章 耶穌主張的重點——心性的革新
- 第八章 心性革新爲實現天國途徑

了解耶穌的初步

第一章 緒言

耶穌的教訓，都是歷史的記載，所以我們要明白他的教訓，必須了解他當時歷史的背景。因為若不明白他歷史的背景，我們的四福音書便成了呆板的書本。從表面上看起來，福音書中矛盾的地方很多，但如果明白了他當時的背景以後，便覺得他們在表面上雖然矛盾，精神上却是一貫的。

由這些矛盾的地方，我們可以推想四福音書，都不是完全的耶穌傳記。這零錦片玉的記載，當然不會給我們一個完全無缺的耶穌印象。譬如耶穌幼年時代的光景，思想

，和他所受的教育，我們知道的很少。然而耶穌出世傳教，是他一種絕大覺悟的結果，這種覺悟必是耶穌逐漸得來的。耶穌三十歲以前思想如何，受了什麼樣環境激刺，以至於後來傳教受死呢？對於這個問題，四福音並沒有具體的答覆。我們每逢想到耶穌幼年時期，第一件事，便想起路加所記的耶穌十二歲在聖殿內聽經問道的事情。這就是證明我們不知道他三十歲以前的環境。因為路加福音的這一段事情，是耶穌幼年時期惟一無二的記載。再者倘若耶穌十二歲的時候，他的思想就會這樣的敏捷，以後的十八年，他的思想動作又當如何呢？路加對於這個問題只說了一句話，「耶穌的身量，智慧，日見增長，上帝和人都

喜悅他。」聖經內只有這一句話講耶穌十二歲以後生活和思想的發展，難道耶穌發展是絕對的麼？是與當時社會的思想感情絲毫無關的麼？耶穌不是一個幻影生存在一個抽象的世界裏，他是一個歷史的人物，生活在一定的時期和國家之內的。

我們以為最切事理的回答如下：「耶穌是一個實在的歷史人物。世上很多的人，有生有死，也都是歷史的人物。然而今世的人，並不知道他們，也不記念他們。如果那些死去的人物，世人還記念他們為他們作傳記，述說他們生活的時候所作的事業，所創的思想，必是他們個人的生活，大大的影響了當代社會生活的。換句話說，那些永誌

不忘的人物，都是造時勢的大英雄。』經上說，每日都是一大羣人追隨耶穌，必是耶穌的理想，行爲，和教訓，是與當時的羣衆每日的問題有密切的關係，所以他們才這樣的追隨他。

我們對於耶穌的知識，是不完全的，然而我們若能知道那些追隨耶穌的羣衆他們所處的環境是什麼？他們有什麼希望？有什麼懼怕？他們生活的目的是什麼？我們也就不難知道耶穌的心理了。耶穌時代的歷史背景，一定能幫助我們多領略他爲什麼生，爲什麼死，和他的思想與教訓，都是因何而發的。希臘人，羅馬人，歐洲人，亞洲人，信仰耶穌的極多，因爲他們都以爲在耶穌的生活和教訓中

，能找出解決他們本時代本種族特別問題的答覆來。我們現在所要研究的，就是這些追隨耶穌的猶太人；他們在耶穌的生活和教訓裏所找出來解決他們當時社會問題的答覆是什麼？我們的研究，是要得到歷史的事實。我們這種研究，少不了兩件事情，一是耶穌的記載。一是我們研究這些記載的時候，要十分機警的判別他們的價值。因為認識歷史的人物不能專靠一套書本。書籍是材料，不是建成的樓房。我們若想認識歷史上的人物耶穌，我們必先了解他那個時代的環境和那時代生活的確切狀況。下一章我們就要研究耶穌時代的猶太史。

六〇

第二章

羅馬人焚毀耶京與猶太人革命
運動

耶穌後七十年，聖殿和耶路撒冷城，被羅馬軍隊毀滅。耶路撒冷的居民，有的被殺，有的被釘在十字架上，有的被擄為奴隸。這一次戰爭，猶太人被殺的一百二十餘萬。猶太歷史家約瑟福先生 Josephus 論到毀滅耶路撒冷說：「這一次耶路撒冷的居民被殺害數目超過歷來天災人禍所死亡的數目。」

普通的世界歷史，都以爲此次戰爭是在耶穌後六十六年八月六號起始的，就是耶路撒冷的猶太人殺盡了城內外國僑民的那一天。但是猶太和羅馬戰爭的動機實早於六十六年。所以在摩莫森先生 Mommsen 的羅馬歷史以四十

四年爲此次戰爭起始時期，他說：「我們平常都以猶太與羅馬的戰爭是從六十六年開始的，其實四十四年比較的更有根據。亞基帕王 Agrippa 去世後，猶太省無時不有戰爭，除猶太人爲政治和宗教的意見自相殘殺外，羅馬軍隊時常在猶太省的山中與猶太的革命軍爭戰，這些革命軍人羅馬謂之爲土匪。」

但亞基帕王去世的那一年（四十四年）爲猶太革命的起始，亦相距事實太遠，因爲在這全國革命發動之先，早已有些地方上的革命。我們若是以約瑟福的意見爲可靠的，便當以加利利猶大的革命爲此次戰爭的初動。因爲猶太亡國是與猶大的革命運動和主張大有關係。猶大革命的原因是

起於耶穌後六年羅馬政府在猶太國強迫徵收人丁稅。約瑟福說「猶大和一個法利賽人名叫撒都的在猶太人中鼓吹革命。他們以爲這一次的徵稅，實爲猶太人作奴隸的導線。所以勸全國爲自由戰爭。」，約瑟福也論到這二人的爲人和他們的主義：「猶大全國醉心於猶太黨人的革命主義，以致於戰爭迭起；在舉國若狂的時候，羅馬軍隊便來攻破耶路撒冷城，毀滅了聖殿」；約瑟福也稍論到猶大黨的哲學：「猶大黨人和法利賽宗派信仰相同，不過他們特別注重自由。他們信上帝是他們惟一無二的主人，若是有什麼強權迫他們侍奉人爲主人，則萬死不從的……！」

其實猶大革命運動的遠因，還不止於猶大的革命，猶

大不過繼續他的父親伊思該亞 Ezechias 的志向而革命。在主前四十六年西律王還作羅馬營長的時候，把猶大的父親和同黨的人殺戮了。當時猶太的國會是與伊思該亞表同情的，所以定了西律殺人的罪名，若不仗羅馬皇帝和叙利亞總督的要求，西律便不能被釋放。

更進一步說，猶太人的革命運動，是從羅馬政權侵入猶太的日子爲起始。此後猶太人革命的精神，和羅馬在猶太的政權的增長成正比例。起初羅馬名猶太革命黨爲土匪，後來人叫他們爲短兵敢死隊，Men with knives 因爲約瑟福要討羅馬人的喜歡，也叫他們爲土匪。但是從他們屢次戰爭看來，實在不是土匪，乃是爲宗教爲國家熱心人

物。例如一次西律戰勝了猶太加利利省所謂土匪的革命軍，約瑟福說：「西律的軍隊殺戮了土匪和土匪的眷屬的時候，西律要救他們，所以就出了招降的告文，但是並無一人來降。凡是被軍隊所擄的也是寧死而不降。當時被擄人中，有一老人，他有七個子女，在西律面前將其七個子女全數殺死。西律當時大動惻隱之心，謂老人云「不要將其子女殺死」，該老人不但不聽，反罵西律的惡行。末了殺了他的妻子，以後將他們的尸身從山上擲下，自己也墜山而亡。」從以上的例子看來，這樣的人決不像爲財的匪徒，實是熱心的革命者。猶太人的革命運動，雖然比猶大的革命還早，但他這一次的革命一定感人很深，所以在使徒

行傳五章三十七節迦瑪列先生也引來勸勉猶太國會的人，不要逼迫耶穌的門徒。

猶大革命是因爲羅馬政府徵收人丁稅而起的。約瑟與馬利亞也是因爲此次徵收人丁稅調查戶口才到伯利恒去的；在那裏就誕生了耶穌。（路加一章一至六節）可見此次徵收人丁稅是猶太的政治宗教革命的遠因。故此次的徵稅在歷史上占重要的位置。雖然路加記載此次徵稅的事情，年代與詳情都是歷史學家不敢十分贊同的，然而無人疑惑他不是事實的記載。我們研究歷史上的事實，對於兩本史書的記載年代上有些小的不同，亦可不必過事推敲。無論猶大革命與徵收人丁稅是在主後一年或七年，他們影響於猶太

社會的心理都是很大。有一件事是敢斷定的，就是耶穌童年的時期，他的親友必是常常的講論西律的政治，如何暴虐，羅馬政府如何實行吞併猶大省，加利利的猶大如何首倡革命，反對羅馬等事蹟。

猶大雖死，他的革命精神仍然存在，以至於他死後數年，猶太與加利利兩省彌滿了革命的風雲，人人思動，全國二次革命大有一觸即發之勢。請想青年的耶穌，處在這樣的環境之內，他能毫不注意嗎？他能以他國人的性命與理想爲無關緊要嗎？

我們曾經論過法利賽黨與急進黨，是異途同趨的。他們革命的方法雖是有緩有急，但是他們反對羅馬的程度是

一樣的。猶大和他的同黨是以武力反抗羅馬的徵稅，但是耶路撒冷和猶大省的人民無一甘心上稅的。約瑟福說：「他們對於上稅的命令都是持消極的反抗的態度，若不是大祭司約阿思 *Josiah* 苦苦的勸勉百姓，他們便不能上稅。」由以上看來，急進派的革命方法，是登時以武力對待。法利賽人的方法，是表面上服從而消極的抵抗。他們內心充滿了怨恨，身體又無勇氣，所以他們只問納稅給該撒是否合法？法利賽人和耶穌都曉得若是回答爲合法，必使猶太羣衆極不贊成，但是耶穌仍說「可以」。因爲他要叫猶太人覺悟他們已失了他們的獨立，以至所用的錢幣都鑄有該撒的像，處在這樣的環境之下，不得已只好如此的。

主後第六年猶大省劃歸敘利亞版圖之內，主後七十年耶路撒冷城和聖殿遭焚毀，在此時期內耶穌傳教，生活，受死，同時猶太國的革命運動也到了最高程度。耶穌處在此種情形之下，他的思想感情能毫不爲外間的環境所動嗎？猶太國是耶穌的本國，猶太國民的難題，自然也是耶穌的難題了。聰明如耶穌者，能不爲當時的難題，求相當的解決嗎？猶太國是政教不分的，所以猶太的國家運動，即是宗教運動。譬如羅馬徵收人丁稅，從我們現在的眼光看來，不過是政治問題，而猶太的革命領袖，却以爲是宗教的問題。法利賽人問耶穌與羅馬納稅是否合法，他們說的不是羅馬國的法律，乃是說猶太教的律法。所以耶穌每逢

想到猶太宗教問題的時節，他也不能不想到這問題與政治的關係。從馬太十六章一至三節我們可以看出耶穌關心猶太國的現狀和猶太國民將來的結局到怎樣的程度了。

第二章

猶太請願直隸羅馬與希臘文化的浸入

研究猶太革命運動的歷史，其中有一件事最惹人注意，就是猶太人派代表請求羅馬政府把猶太國劃歸敘利亞省；羅馬政府當時并未批准他們的請求，直等到紀元後第六年。西律亞基老王在耶路撒冷肆行虐政，羅馬政府纔把他革職，把猶太國劃歸敘利亞省。在名義上自治的猶太國乃請求羅馬取消其自治而劃歸行省；而素以侵略主義的羅馬反不許其取消自治。這其中定有相當的原因，當時在羅馬與猶太兩方面各行其是，必為環境所迫而出此。在這環境裏面的原因想來就是猶太政治獨立的性質與精神了。

當時的事實，說來也很簡單，與當代的世界大事比較的看來，也算是無關緊要的，但是從心理的研究看來，是猶太的國家主義非國家主義，政治的生活，理想與競爭，和猶太的命運，打成一團的表現。我們若能生在當代，到了羅馬皇帝的座前，看見西律一家在羅馬政治中的地位，聽見西律一個人和猶太代表在羅馬皇帝面前，各執一詞的請求，我們便知道猶太亡國的事實已成，雖然猶太的平民還未覺悟。

所以猶太人請願的時候是已經承認了羅馬的主權，他們所爭的不過是「如何被羅馬統治」而已。他們的目的是要犧牲政治的獨立，而保守宗教和文化的獨立。但是猶太

代表爲何請求猶太領土劃歸羅馬的行省呢？在羅馬居住的八千名猶太僑民，又爲什麼贊助他們的請求呢？難道他們都不願有名義上的獨立嗎？因爲猶太代表和羅馬的猶太僑民都極端反對西律的政治而出於不得已的。五十個猶太代表不能只代表某黨某系，所有羅馬的猶太僑民決不會爲一時政治上的權便所動。我們人的秉性雖在理性與權便的問題上很難相合，但在感情的運動上却常是一致的。所以猶太人這一次的請求，仍是被他們宗教的熱烈主動而發的。

實際上說來，彼時猶太人只能選擇兩件事情：保存政治的獨立而喪失故有的宗教和文化，或犧牲政權而保存國粹。羅馬官治理猶太，猶太人還能在地方的行政上自治。

西律王雖然名爲猶太人却是極端歡迎羅馬與希臘的文化的，所以西律治理猶太，猶太人并精神的獨立也烏有了。然而猶太人不覺悟他們的政治和宗教是不能分開的，羅馬人的目的是猶太人精神的降伏，所以寧可叫西律治理猶太。西律在位的時候，在撒馬利亞，建造該撒殿，在猶太國內也建造了許多外國的廟宇。他又建造許多的城堡，俱名之爲該撒利亞。他又極力提倡羅馬的戲劇和希臘的文藝。羅馬的太陽神殿焚毀後，他自己出欸又重新建造！以上都可證明西律如何的醉心羅馬文化及猶太人反對他的政治的原因。

西律本人外面是猶太人，內心却完全是羅馬人。他以

希臘文化爲理想的文化，以提倡希臘文化的同化力爲職務。但是在猶太國不只他一人是如此的，有許多上等社會的猶太人與西律同一主張的，猶太全體國民從宗教上說以他們的主張爲污穢，從國家上說以他們的主張爲賣國。約瑟福記載西律重建耶路撒冷聖殿的時候幾句演詞說：「從我執政以來，我們有和平與安寧，國庫充實，我以爲最要緊的就是與一切羅馬執政掌權的親善，因爲他們是治理全世界的。」

建造聖殿以後，在大門上懸起羅馬的國徽！一個金質的飛鷹——猶太宗教是不許拜偶像的，所以猶太人都以這金飛鷹爲奇恥。西律老年的時候，猶太人運動把這金飛鷹除

去。這運動領袖是猶大和馬提亞。他們都是猶太的律師；他們知道此舉是不見容於西律的，但他們覺得如此犧牲的人，是忠於宗教與國家；是可以名垂不朽的。所以他們雖死不辭，於是馬提亞猶大和一般青年人把金鷹扯下來打的粉碎。西律拿着他們俱用火燒死，猶太人紀念他們爲烈士。

西律死後其子亞基老嗣位，因爲未被羅馬政府正式任命，所以極力的討衆人的喜歡，於是猶太人要求減捐，釋放國事犯，他也慨然承諾。誰知猶太人以為有機可乘，於是變本加厲，他們就爲那些烈士開追悼會。開會時候幾乎激成民變。亞基老遂用武力壓迫殺害猶太三千人。這一次的暴動，釀成全國的革命和羅馬軍隊的干涉，猶太人又派

代表重請羅馬政府劃猶太歸敘利亞行省。

我們若因以上所述事實，便說西律家族爲猶太史中希臘文化侵入之開端者，真是知其一不知其二，見其片面而不見其全體了。西律家族乃被希臘文化潮流所捲入。正可代表他侵入的勢力是何等的汹涌。希臘文化侵入猶太，和他潛伏的戰勝猶太思想界的成績充滿了猶太史冊。這侵入的開端不但遠在西律朝成立之先，就連馬克比 *Maccabean* 的革命還是希臘文化反響的結果呢。

在馬克比革命運動之前，希臘文化已在猶太思想階級佔優越的勢力。此派稱爲親希派，反對派稱爲「加氏丁」*Chassidim* 即虔誠保守猶太文化之意。親希派掌握猶太政

權。他們的首領大祭司約森 Jason 提倡希臘文化的精神，實不減於後起的西律。他給異教神會送上很多的供品，推羅城 Tyre 常勝神前總有他的祭牲。 (Hercules 常勝神即大力神之意) 他在耶路撒冷堅壘之下，建立一所希臘的健身室。馬克比歷史卷 II Second Maccabees 的著者說「因為約森的提倡以致多少猶太貴族青年着希臘服制。」

希臘文化戰勝猶太的勢力，是與日俱進。親希派又在耶路撒冷大權獨攬，於是他們就明目張胆不以作猶太國民算有榮譽的事，甚至公然與敘利亞皇帝 Antiochus Epipho-cus II (即當時近東的希臘主人翁) 結合起來，反對一切死

守猶太訓話的人，並且請他速成同化猶太的大功。他遂下諭禁止猶太人舉行猶太教的禮儀，違者處以死刑，一面禁止猶太人拜他們列祖的耶和華上帝，一面以武力強迫他們獻祭與希臘諸神。

這樣的禁令與強迫，自猶太國民看來，便是皇帝以亡猶太國爲目的而向他們宣戰。他們若不犧牲性命，便要犧牲宗教與國家。所以全國一致爲自衛衛教衛國的抵抗。這一次猶太的領袖是馬提亞氏 *Matthias* 他死後有他的長子猶大克比繼續戰爭。此次戰爭結果，猶太人大獲全勝，他們馬重懲希臘的將官。凡馬克比得勝軍經過的地方，他們便把希臘文化的踪跡掃蕩淨盡。馬克比家遂爲猶太人建設了

神權政治，他們自己作政治與宗教的首領。

以上所述是猶太文化與希臘文化戰爭的梗概，我們因限於篇幅，不便詳細記載，不過有兩件事體是與我們的研究很有關係，不妨把他記下以備參考：——

第一，猶大馬克比與希臘皇帝對抗的時候，自知能力薄弱，乃不得不與羅馬聯盟。因為當時從軍事眼光看來，雖然猶大一時得勝，若求長久的牽掣希臘皇帝，非借重第二三者的勢力不可。繼續馬克比為猶太首領的，是他的兄弟西門，他曾在紀元前一三九年派代表攜帶重禮前往羅馬重修舊好。所以在猶太人與希臘皇帝反抗的時候，便已經不能不求羅馬的保護，誰知此時的保護者就是將來壓制他的

強權。

第二，當猶大馬克比極盛的時代，大權在握，猶太全國遍滿他的軍隊，但猶太文化的勢力，在加利利省和約但河東竟不能推行，因為在猶太東北，希臘的僑民衆多，所以猶太文化便沒有推行的機會。從馬克比史書第一卷和約瑟福氏的記載，就知道猶大馬克比曾自率軍隊征討約但河東的省區；其弟西門率領三千人馬，討伐加利利省；經了多次戰爭纔把這二省的外國僑民征服。於是西門召集加利利省的猶太人，把他們的眷屬和財產一併帶回猶大省，以便遠離希臘的勢力。

一百五十年以後，耶穌傳教的時候，加利利省已經完

全受了猶大的感化，並且屢次反抗羅馬的強權革命運動，亦都是出在加利利省。當時在加利利省外國僑民的成分，多於猶大省。天下無論什麼地方，兩個文化不同，宗教不同的種族，羣居在一個社會之內，必有以下的兩種結果：一，在平時兩族的人，多能彼此諒解。他們彼此相異之點，都能視如平常，於是他們便能彼此親善。但是，二，在竟氣用事的時候，他們彼此仇恨的心也必更大。因為異種人同居，這方面的長處必能起對方的景仰心，但是他的短處，也必為對方所憎嫌。加利利省猶太異邦合組的吐吻，也不能逃出這個公例之外。在他們親善的時候，猶太人少不了心理思想上帝天父，也許是他們外邦鄰舍的天父。

在彼此不睦的時候，外邦人因爲猶太人的對待，也少不了忌恨猶太的政權獨立。因爲猶太人若自治，猶太居民在地方的勢力，定然超過異邦的居民。猶太政權喪失的時候，不但國家蒙亡國之羞，就是猶太個人也必爲外邦的僑民輕視。

再者，就是耶路撒冷上等社會親希的彩色也始終沒有完全除掉，因爲社會裏上等人對於外國的習慣和思想，較比平民容易表示好感。人民社會的階級愈下，他們對於本國的遺傳亦多持保守的態度。所以在馬克比朝代當權的時候，希臘文化在猶太國仍然有他潛伏的勢力。在馬克比史書第一卷記載猶大馬克比的兄弟約那丹 Jonathan 如何處

理親希派的人說：「當以色列全地戰爭停息的時候，約那丹駐節密其馬市 *Mithmasa* 他便就地判別百姓，把那不忠於耶和華的從以色列人趕出去。」所謂不忠於耶和華的人，必是猶太人而傾向於希臘文化者。又說他駐節於密其馬市，可見得放逐親希派的猶太人，是一件很難的事體。他所以駐節於密地的緣故，是因爲當時耶路撒冷的政權仍在親希派的掌握中。

雖然不久耶路撒冷的政權即移入馬克比人手內，但是他們定鼎時候，已經趨向世界文化的潮流。馬克比王約翰合肯那氏 *John Hyrcanus* 即位不久，即放棄守舊黨法利賽人的主張，與撒都該人攜手。至於所謂法利賽與撒都

該兩黨人，並沒有固的定教條和信約，使我們明白什麼的是他們的主張。他們的不同處，乃是根本的趨向與見地，互有差別就是了。法利賽人承認遺傳的經典解釋，因為他們是保守遺傳的人。撒都該人承認國教最低度的信仰的標準，就是摩西五經，但是不承認古人的遺傳。他們是上等有產階級的人。而猶太國民却與法利賽人表同情。約瑟福說：「撒都該黨所結合的人俱是有產階級的人，全國的國民皆不以撒都該人爲然，而表同情於法利賽人。」

猶太的律法與古人的遺傳是不容易分開的。雖然一般上等人比較的意思想自由容易說他們只承認法律書而不承認遺傳。但是國民方面以爲法律書與遺傳是二而一，一而

二。若不承認遺傳便不能保守法律。再者猶太的國民少有採用希臘文字者，而合肯那的衆子却都有希臘的名字，如 Aristobulus. Antigonus. Alcander. 他的長子阿利斯 Aristobulus 作大祭司的時候，也曾用過一個希伯來的名字，耶呼大 Yehuda 卽猶大之意。耶呼大很歡迎希臘的文化，甚至於人都叫他爲親希派的人。繼位而爲猶太王的，是他的兄弟亞利山大。在他當權的時候，他曾爲猶太人鑄了新的錢幣，一面有希臘文，一面是猶太文。

以上所說的，都可以證明在猶太國提倡希臘文化的不始於希律一家的人。這種親希的趨向，始於馬克比人之前。在馬克比革命的時候，牠進行的勢力爲一時之頓。而得

在馬克比朝沒有亡國之前，他的勢力已經又完全復活了。猶太國變爲羅馬的附庸國，上等社會的人欲受羅馬的同化而屈服於羅馬政權之下。在國民方面則國家主義與守舊的宗教觀念亦愈趨愈烈。在猶太人的心目中，國與教是不能分開的。然而他們所注重的還是宗教，所以他們以教爲國。從古人留下的遺傳纔有了猶太的文化，因此猶太的國粹，大半爲古人的遺傳。

羅馬文化與猶太的遺傳是不能並立的；所以羅馬文化興盛的時候，也就是猶太宗教滅亡的朕兆了。因此猶太人以爲一個純粹的羅馬人治理猶太國遠勝於希律。因爲希律名爲猶太人，而傾心於羅馬文化。在他的政令之下猶太人

連精神的獨立都不會有了。猶太全國自然喜歡政治的獨立，但是不能獨立的時候，他們所要的是地方自治，猶太團會的代表，都要他們自己選舉的，如是，他們在名義上爲羅馬的附庸國，在精神上仍能保存文化的獨立。所以當希律爲猶太王的時候，猶太人請求羅馬政府劃猶太爲羅馬行省。猶太國的歷史，自巴比倫佔領至耶穌時候，全都是受外國的統制。這樣的環境，把他們從一個國家的團體變成了一個宗教的團體。本章所論猶太人向羅馬政府的請求，即是願意把該撒的還給該撒，如是便能自由的把上帝的歸給上帝了！

第四章

猶太人渴望彌賽亞來臨的背景

劃猶太歸敘利亞行省，假使有以上所論的保存猶太文化獨立的可能，猶太在羅馬巡撫治下，保守黨便在耶路撒冷，較比西律治理猶太，多能自由施行他們的主張，因此便能免亡國之禍。然而仔細想來，便知這個辦法，究竟不能根本的解決猶太時局的問題，因政治獨立喪失之日，亦即精神滅亡起始之日了。本丟彼拉多對於定耶穌死罪所持的態度，正可代表羅馬士官對於所轄國宗教的態度即取絕對不干涉宗教的政策。雖然平心想來，猶太愛國黨人所獲甚少，自猶太全國的眼光看來，他們此一次主觀上的和心理上的損失，真是一劫而不復了。

羅馬每吞併一國，皆先自文化的侵略入手，至於政治及疆域的吞併，乃是這種侵略政策最後的實現。因此猶太人此次的舉動適足以速自國之亡。精神的侵略的進展，常隱身於倆國人民在儀禮及思想交換之內。羅馬人加入希臘，埃及，猶太等宗教的甚多。然而他們仍然是羅馬國人。羅馬婦人加入猶太教，獻禮物給聖殿，並不因此發生國籍改變的問題。許多外國人加入國教而不入國籍，即是默認國家的宗教爲世界的宗教了。這種文化與宗教的溶化，即是精神上的互相侵佔了。

同化猶太的程序，因政局的驟變，及國家主義的反響，在猶太境內曾爲一時的停滯。在安提殿庫的暴政之下，

致有馬喀比革命的發現，所以把同化的事業完全打消。雖然受過教育的猶太人，早已覺悟羅馬帝國是彼時世界的主人，不論西律王 約瑟弗，或是約阿施 Yossas，大祭司長，都深知道與羅馬帝國的武力抗衡，必遭亡國之禍。但是平常百姓心坎上只有先入爲主的宗教和遺傳，那裏曉得什麼羅馬的武力是不能抵抗的呢？

羅馬的權勢在猶太的疆土上，是與日併進，漸至根深蒂固，成了猶太勢必尊奉的主人，而猶太反抗程度的增進，適與之成正比例。如此他們反抗羅馬帝國的時候，以固有的宗教爲號召的旗幟。他們無論是消極的抵抗，或是公然的反叛，只承認一個主人，就是萬君之主，亞伯拉罕，

以撒，雅各的上帝。他曾與他們的列祖立約，保護他們的子孫直到萬代。所以猶太國在患難的時候，上帝一定拯救。他們向上帝所求的，就是爲他們立一個拯人民出水火的救主。

羅馬的壓力愈大，猶太人乞救主的心亦愈烈。但救主在那裏呢？救主之來尙須時日嗎？時局這樣的緊迫，不能等待片刻，他若不卽刻就來，猶太國必遭亡國之禍。上帝既是拯救了猶太的列祖，在這迫不及待的時候，一定會差遣救主前來，只是他們不認識他！

現在我們可以設一個問題！在耶穌未出世前，他所最注意的問題是什麼呢？耶穌在何等的環境之下而發明自己

的主義呢？他本國的人最吃緊的問題，也必是耶穌自己的問題。他的宗教與思想，也不能不環繞這個問題以發展，求一個適當的解決。換一句話說，當時在猶太人方面只有一個問題，是政治的問題也是宗教的問題，就是猶太全國如何避免亡國之禍，在羅馬的權勢之下求生存。

· 同是一個問題，而猶太人所給的答復互異，愛國黨與希律黨人意見不一，就是護教派的猶太人，他們彼此的意見也不一致。他們的救國方法不同，然而救國的希望是相同的，他們都盼望一個上帝親派的基督來拯救猶太國。施洗約翰的父親撒迦利亞說的預言，足以代表當代人的心理。路加一章六十八至七十四節說：『主以色列的上帝，是

應當稱頌的，因他眷顧他的百姓，爲他們施行救贖。在他僕人大衛家中，爲我們興起了拯救的角，正如主藉着從創世以來，聖先知的口所說的話，拯救我們脫離仇敵，和一切恨我之人的手，向我們列祖施憐憫，記念他的聖約，就是他對我們祖宗亞伯拉罕所起的誓叫我們都從仇敵手中被救出來。」

猶太人對於當時救國的基督應有的信仰，是當時最大的關鍵。這個信仰，雖然根據法律和先知書中上帝自己的應許，却同時作了宗教上新的見地和解釋的源頭。律法和先知書，已成了定不可移的經卷，但他們對於這個救國的問題和救國應採的手段，都闕而不載。因此在這個救國的

手段上，宗教家，神秘家，和政治家，可以自由的推測。然而這推測的結果，可不是定而不移的，好像宗教的原理，因時代的不同便有不同的解釋。原理是永垂不朽的，而因時制宜的解釋却不是萬古不磨的。固定的經典是猶太歷代所尊崇，但是當時猶太人的注意力，却不在經典，而在因一時的問題，由經典發生的解釋。欲研究將來的前途，他們必要重新解釋以往的歷史。當時政治的重心，是基督之來和他如何建設國家拯救猶太。從神學上說來，這個救國的方法，才能使上帝實踐他和猶太列祖所立的約。但舊的經典，雖然能範圍猶太國民的舉動，卻不能範圍上帝的行徑，猶太國處在萬難之下，他們確信上帝將施拯救。然

而爲拯救猶太國，上帝將採用何種的手段，上帝的行徑既是猶太的經典所不能範圍的，所以愛國者與熱心宗教者，在這裏可以取得無限的自由，而發明新的見地和解釋。

由歷史上看來，每逢國家危亡的時代，人民思想的能
力，參政的希望，和靈性的生活，必有繼長增高的氣象。
猶太國民，也是如此。然而他們並沒有因爲思想增高就拋棄了固有的宗教。大概因爲猶太國民急於尋求救國方法的時
候，便無暇於改良宗教的思想上着眼，於是他們更熱心舊
的宗教。由耶穌代時猶太學者的著作看來，我們可以看出
他們，多是關於天地末日的文學，並可以知道當時人的心
理多是感情作用的。

人民感情的熱烈，是猶太機運變換的一個現象。這樣的機變，每每容易使人思想憂鬱，以致時有瘋狂笑罵的態度，但亦可以使那思想深刻的少數人在社會的思想與道德上，有非常的成就。常言說『亂世出英雄』就是這個道理。因為我們處在平安景况之下，無憂無慮，我們便少運用自己的思想和感情的本能。惟獨處在窘迫思變的環境之下，我們纔多運用思想感覺和實行的本能。所以在國家危急存亡之秋，社會中思想深刻感情熱烈的分子，必然增多，一般人亦必多動而少靜。於是必有質量並進的可能，社會生活的各面亦必有膨脹的現象，建設的能力大而破壞的能力亦增，善的結果加多，而惡的成效亦加多。處在如此的社

會環境之下，能拯人民於水火的領袖，必須有出人的見地，才能收拾這汹涌澎湃的人心。此輩若能於人心沸騰的時候，得人民一時的傾向，則於社會鎮定之後，亦必能得人民永久的崇拜。

那時的文學，即是猶太國民思想不平的一部份的表示。我們先看以第二斯拉書六章五十五至五十九節，便可曉得彼時一般人如何渴望上帝的援助了。「上主啊！我們在你面前所已經說的話，都是因爲你會說過。爲我們的緣故，你才創造了世界，至於其他各國的人民，雖然也是亞當的後裔。你會說，他們的價值等於零；他們的地位的卑鄙等於人的吐唾。他們雖繁衍全地，你看他們不過像瓦器內

的點滴。上主啊！請看，今日就是那些等於零的國家，竟吞食我們。奴隸我們了。我們是你自己的人民，就是你所謂首生獨生的子民，你所最鍾情的都落在他們手裏了。倘若世界是爲我們的緣故而創造的，我們爲什麼不能作他的主人呢？我們要等到幾時呢？」這段不平鳴的禱告，是在耶穌之後寫的，然而亦足可代表紀元前後三個世紀內所有猶太政治的，與宗教的文學的精神。可惜這種文學今日存在的甚少。

在這三個世紀之內，因爲時代與環境不同，所以他們對於基督的觀念，也不一致。紀元前一世紀，人每以爲馬克比朝的首領，即是應當來的基督。紀元後一世紀，猶太

末一個革命領袖，巴庫巴庫 Bar-koh dah 也嘗被人民擁爲基督。又因爲各時代，猶太人所受不同的壓迫，由不同的見地。對於基督將要建立國家的性質，他們的意見亦大相懸殊。我們現在不必把當代論基督和天國的文學中，對於上帝拯救猶太的手段不同的記載，一一寫出來。然他們的目的相同。就是猶太人終必得救，而異邦人的希望甚少。在摩西登天錄 Assumption of Moses 十章四至十節說：『全地將要震動，地的四極也必都震動。大小山嶺必要崩頽，變爲平地。太陽必被折毀變爲黑暗，月亮再不發光，羣星的軌道將要紊亂。大海必陷爲深淵，泉源與江河將要涸乾。因爲至高者將要興起，獨一永生的上帝要顯現出來，懲罰

異邦人。他必把他們的偶像滅盡。到那時，以色列人的喜樂乘駕飛鷹飛翔天空，異邦人必被毀滅，上帝必把以色列人昇爲至高。他們必從高天俯視，眼見他們的仇敵受地獄的痛苦，他們看見必要喜樂。以色列人的冤屈被上帝伸直，因此他們必要感謝承認造他們的主。」摩西登天錄，寫於紀元後七年至二十九年間。此書和多數的論基督降臨的文學，都是充滿了奇異的天象。所以耶穌在世的時候，竟有人問他說：「你若是基督你能爲我們作什麼神蹟呢？」

又有一本書，是在羅馬將軍幫倍 Pompey 佔領猶太之後寫的，約在紀元前六十三年與四十八年之間。此書的精神，大概與上邊所引的相同，不過他所不能忘的，就是

基督必爲大衛的後人。『但願上帝在合宜的時候，從大衛的子孫中，爲以色列人興起一個君王，使他治理國政，使他大有能力，驅逐一切不義的君王，把那踐踏耶路撒冷的列國掃蕩淨盡。』

再者當時同類的文學，對於基督的希望和祈禱，都是因爲政治的壓迫忍無可忍而發的。卽如有一段記載說：『無法無天的人，使我們的國土荒涼，以致無人居住，把我們的壯年人，老年人，連嬰孩一併殺害，在他的盛怒之下，把我們擄到西方去，凌辱了我們的政府，剝奪了我們政權。』

在耶穌以前，猶太人對於基督的觀念和他要成的功業

，就是一個大衛的後裔作猶太的君王，以武力把壓制他們的強權推翻，又能征服世界。因為當時的世界，是猶太人的和外邦人羣居雜處，互為鄰舍，所以在不知不覺的時候，種族的觀念已經被打破了不少。從歷史和習慣上說來，猶太人的種族觀念甚深。他們以為外邦人必遭罰報，猶太人與外國人接觸往來是大犯禁例的，然而處在外國的強權之下，又必須與外國人同居處，在這樣的社會以內，猶太人狹隘的種族的觀念，不能不受影響。所以除了基督降臨毀滅外邦人的預言之外，有的文學對於外國人，也抱有無限的盼望。即如十二例祖的約書，*The Testamnts of the Twelve Patriarchs* 不但應許猶太人終必得救，并且說外

國人亦必因得救的猶太人而得救。又說外國人的善意將必成爲上帝審判以色列人時所遵從的標準。「上帝必用他所揀選的外邦人，使猶太人悔改，正如古時他曾以米甸人弟兄的友愛，來感動以掃一般。」

這種對於外邦人表示好感的預言，在以賽亞先知書內，可算是登峯造極了。他說：「到那日普世界的人要將刀打成犁頭，把鎗打成鐮刀，這國不舉兵攻擊那國，他們也不再學習戰爭。」

有的猶太人以爲先知以賽亞的話，可以成爲事實。但是他們的實際環境，是戰爭，是死亡而以賽亞的預言是平安，是博愛，是永生。在人心充滿了恐懼的時候，如何聽

得出博愛永生歌曲的美調和福音呢？只有比他們的懼怕更有勢力的怨恨心，才能使他們壯胆。但那使他們勝過懼怕的怨恨，便是速他們滅亡的原因。抵抗羅馬，結果必是滅亡。然而處在這四面楚歌的時局之下，除了抵抗羅馬自取滅亡之道果真沒有別的办法嗎？

外面的環境沮喪如彼，內心的痛苦深刻如此，所以有許多頭腦清明態度緩和的猶太愛國者，竭盡心力尋求更求光明的途徑。他們的盼望。乃集中於路加一章七十九節，所提出的基督身上；「他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陰裏的人，把我們的脚步引到和平的路上。」

第五章 猶太的危機與羣衆的心理

紀元後七十年耶路撒冷城和聖殿都被羅馬軍隊焚毀。城內的居民有的被殺有的被釘在十字架上，其餘得免死亡的，都被擄爲奴隸，分散在羅馬帝國之內。這一年可算爲猶太亡國慘禍成熟之期。這一次的禍患乃是多年醞釀而成的。所以耶穌設教傳道的時期正是在這國禍醞釀之中。人生的大事少有彰明昭著而來的。所以猶太亡國的慘禍也不是旗幟鮮明的臨到，但是把耶穌的一生事蹟膚淺的一讀，便曉得猶太國，大禍臨頭爲期也不遠了。耶穌的一生和他的問題，都與猶太國政治和社會的問題有密切的關係。耶穌降生的時候，正是羅馬政府實行人丁稅註冊的時期。註

冊上稅的事情，又激起了加利利猶大革命的戰爭。耶穌在世的時候，猶太人反對羅馬的口號，「不納稅與該撒，」常常震動他的耳鼓。千百成羣的猶太人追隨耶穌，可見他的福音必與全國最緊要的問題大有關係。耶穌說他來是要拯救以色列迷失的羊，他說的時候用意在何處呢？他的門徒承認他爲救主爲基督，他們對於這救主基督有什麼希望呢？他們所希望的就是救猶太全國倖免亡國之禍。所以在路加福音記載上說：「他要拯救我們脫離仇敵和一切恨我們之人的手。」又說：「叫我們既從仇敵手中被救出來就可以坦然無懼的侍奉他。」

上文中仇敵兩個字並不是空洞的名詞毫無所指的，乃

是耶穌在馬太二十三章三十七節所說將來的禍患的代名詞：
「耶路撒冷阿，耶路撒冷阿，你常殺害先知，又用石頭打死那奉差遣到你這裏來的人。我多次願意聚集你的兒女，好像母雞把小雞聚集在翅膀底下，只是你們不願意。」
又馬太二十四章二節所說的話也是指定這個事體所說的：
「耶穌對他們說，你們不是看見這殿宇麼？我實在告訴你，將來在這裏，沒有一塊石頭留在石頭上不被拆毀了。
」因為當時明眼人一看便知道猶太人的思想和行爲都是自速滅亡的。所以耶穌說：「你們看見耶路撒冷被兵圍困就可知道他變成荒場的日子近了。（見路加二十一章二十節）
又說：「你們看見那行毀壞可憎的，站在不當站的地方，

那時在猶太的應當逃在山上，在房上的不要下來，也不要進去拿家裏的東西，在田裏的也不要回去取衣裳。當那些日子，懷孕的奶孩子的有禍了，你們應當祈求，叫這些事不在冬天臨到。（見馬可第十三章十四至十八節）

我們常見許多經學家費盡若干的心血和思想，故意的擺脫簡明的真理而求荒渺的解釋。今日有許多神學家都用末世的道理來解釋以上所引的經文。他們以爲耶穌的話是專指天地末日說的，假使是指着天地末日，那末日臨到的時候，或是冬天，或是夏天，還有什麼分別呢？這樣的誤解經文，是出於不明白歷史的背景的誤會，我們若是不明白當時的歷史，便不會了解耶穌一生的言行。

若是猶太人不悔改，必不能免亡國之禍。把這個警告存在心內，才能明白路加十三章一至三節的真意：「正當那時，有人將彼拉多使加利利人的血攪雜在他們祭物中的事，告訴耶穌，耶穌說，你們以爲這些加利利人比衆加利利人更有罪，所以受這害麼？我告訴你們，不是的你們若不悔改，都要如此滅亡。」

希臘文悔改二字是個人的行爲，然而耶穌所對待的却不是個人，乃是猶太的全國。彼拉多殺害的加利利愛國黨人，不是比衆人都惡，他們不過代表猶太全國人的態度。耶穌所舉的，乃是猶太將要遭遇禍患的例証，耶穌的用意，即是猶太人若不悔改，也必遭同樣的禍患。但是耶穌

所見到的猶太滅亡的禍患，他同時的人大半尚未見到。猶太的國民不曉得法利賽人和急進派的人，究竟領他們到甚麼結局，他們只知道服從，並未注意將來的禍患，因為這個緣故，耶穌爲他們大大的悲哀，「耶穌快到耶路撒冷看見城，就爲他哀哭，說，巴不得你在這日子，知道關係你平安的事，無奈這事現在是隱藏的，叫你眼看不出來，因爲日子將到，你的仇敵必築起土壘，周圍環繞你，四面圍住你，並要掃滅你和你裏頭兒女，連一塊石頭也不留在石頭上，因你不知道眷顧你的時候。」（見路加十九章四十一至四十節）

以上所引的經文，不但必須以歷史的背景參酌，方能

明白他們的真意。他們湊集起來，還可以幫助我們了解當時的歷史。即如約翰記載該亞法和祭司討論耶穌的時候，也看出時局的危險和將要發生的禍患，他們說：「若這樣由着他，人人都要信他，羅馬人也要來奪我們的土地和我們的百姓。」（約翰十一章四十八節）他們決定「一個人替百姓死免得通國滅亡。」是權宜的辦法。

法利賽人和撒都該人也都極力注意國家滅亡的禍患。法利賽人反對耶穌：不只是因為耶穌對於宗教持了革命的態度，因為撒都該人雖然不信來生的道理，他們也能彼此合作。他們最反對耶穌的，是因為他對羅馬取無抵抗主義，這個主義，在羅馬長官眼中，不算是為犯法，所以他們

要致死耶穌的時候，必須捏造別的罪名。

羅馬官似乎看出法利賽人告耶穌的見證不真，所以纔有意救他不死，就連素行暴虐的希律王，也查不他有什麼罪惡來。但是比拉多和希律王都不明白耶穌是反對武力的抵抗羅馬如路加二十三章十三至十五節，說：「彼拉多傳齊了祭司長和官府，並百姓，就對他們說，你們解這人到我這裏說他是誘惑百姓的」，看哪，我也曾將你們告他的事，在你們面前審問他，並沒有查出他甚麼罪來，就是律也是如此：所以把他送回來，可見他沒有作甚麼該死的事。」

但是比拉多見羣衆說也無濟於事，恐怕激成變亂，因

此他就不敢反對羣衆的主張。他恐怕救了耶穌一個人的性命，反到激起全國的變亂。然而比拉多因爲逾越節在邇，要假宗教的禮節來釋放耶穌，因爲在逾越節前赦免罪人是猶太的慣例，如「路加二十二章，八至二十一節」說：「衆人就一齊喊着說，除掉這個人，釋放巴拉巴給我們。這巴拉巴是因在城裏作亂殺人下在監裏的。比拉多願意釋放耶穌，就又勸解他們，無奈他們喊着說，釘他十字架，釘他十字架。」馬可對於羣衆所要求釋放巴拉巴記載較爲詳實，如馬可十五章七節所記「有一個人名叫巴拉巴，和作亂的人一同捆綁，他們作亂的時候，殺過人。」

於是耶穌便被解去交與他的仇敵手中，那造反的領袖

巴拉巴反被釋放了。那一日猶太愛國者總算大獲全勝了，但是他們不知道他們所作的是什麼，他們更不覺悟他們害耶穌死罪的那天，便是宣告了全國的死刑。耶穌對於以上的情節，都是瞭如指掌的，所以耶穌被解往各各他去受死的時候，有婦女們跟隨他爲他悲哀，他便轉過身來聽他們說：「耶路撒冷的女子，不要爲我哭，當爲自己和自己的兒女哭，因爲日子要到，人必說，不生育的，和未曾懷胎的，未曾乳養嬰孩的，有福了。那時，人要向大山說，倒在我們身上，向小山說，遮蓋我們。這些事既行在有汁水的樹上，那枯乾的樹呢，將來怎麼樣？」路加二十三章二十八至三十一節」

第六章 耶穌對當時時局的主張

在猶太革命醞釀時期中，即見到將來不能避免的惡果。耶穌並不是獨具隻眼，即在其他有思想的人，預先見到這可畏結果的也甚多。但是他們在這國家主義情感鼎沸時候，覺得自己無力抵抗國民的公憤。試看猶太史學家約瑟福述說他自己對於這個問題的態度，頗可以玩味的，他說：「于是我竭力停止這些作亂分子的行動，勸解他們改變他們的主張，在他們面前陳述他們將要興師討伐他們的仇敵是不可輕於一試的，並且告訴他們說，他們在物質上，和幸運上都是遠遜于羅馬人，希望他們不要用鹵莽的手段使國家和自己同遭慘禍。因為我預先見到與羅馬人宣戰是

與我們猶太人有百弊而無一利的，所以我纔對他們痛陳前途的利害，無奈他們置若罔聞，因為這些人持了決意死戰的態度，所以勸勉也是徒然。」

再者，約瑟福也自知這樣以理論反對革命是容易惹起全國人民的反感，甚或被稱為賣國賊，他說：「我一見當時的光景，我便懼怕起來，恐怕對他們屢次演說這戰爭不祥的結果，便引起他們的怨恨和猜忌，便以我為敵黨的分子，甚或遭他們的慘害。」

我們引證約瑟福，並非是要證明一個人的態度，乃是以他為當時一派人的代表。如此我們對於耶穌的態度，便可以更加明瞭。從浮面上看來，耶穌和約瑟福豈不是見地

相同嗎？是的，耶穌也是反對以武力抵抗羅馬。如此說來，他們二人對於解決當時的問題，也必是志同道合了。表面上是如此的，實際却是大大的不然。若是耶穌和約瑟福一樣，我們今日便不會有耶穌的訓教了。而且約瑟福的著作與我們今日所討論的問題，也就無關痛癢了。

當時對羅馬持無抵抗的猶太人，大約可分以下的二類：第一類的人，是歡迎仰慕這統一世界的羅馬文化。他們以為猶太國的理想，是完全的被羅馬同化，猶太人狹隘的國家主義，據他們看來，不過是地方村人見短的結果。他們對於外國文化的傾向，是於羅馬以希臘文化統一世界時候，在弱小的國家所屢見不鮮的，他們中心降伏了羅馬

。所以以作羅馬人爲上等人，他們對於本國宗教的態度，純然是形式上的一種應酬而已，所以他們看不出有必須抵抗羅馬的理由，這一派的人，雖然是人數不多，勢力微小，而他們的存在是無可疑義的。因爲羅馬若不先以文化侵略世界，在政權上就不會有所發展。所以這樣侵略的政策，必爲小國的貴族人所歡迎。第二類，也是持無抵抗主義的人，他們數目衆多，勢力顯著。這一類的人深明世界大勢，知道反對羅馬的強權，必沒有好的結果，並且知道猶太抵抗羅馬是物質上萬不可能的事實，結果必是自取滅亡。他們不敢抵抗羅馬，不是愛羅馬，乃因此恨羅馬的心更切。他們的無抵抗的主義，好像一個人處於強權積威之下

怒目恨心而不敢舉手反抗的一樣。這個態度，是實際上最合宜的態度，然而在人心洶湧的環境之下，對於時局是不能有絲毫的補救，並且遲早必被武力抵抗的潮流捲入他的漩渦以內。

這樣的態度，實際上不能稍減武力抵抗的勢力，因為他在精神上是與武力派表同情，而為一時權宜之計採取了不抵抗的手段。猶太人對羅馬持這樣態度的，敢怒而不敢言，外面服從，心裏反對，臥薪嘗膽，待時而發。他們心中的忿恨，在忍無可忍的時候，必有一發而不可遏止之勢，所以不抵抗者，較之武力抵抗者更是利害。

以上所論的二種主張——武力抵抗或不抵抗——都是人類

處在強權壓迫之下，常有的反感。從耶穌的言語行爲，便知耶穌的反感與閱歷，是與普通人不同的，個人具有出人頭地的思想。對於時局，又有與衆不同解決的方法。足見他對於當時難題，有過精密的審查，而得了真確的解決方法。讀四福音書，便能領略耶穌心靈戰爭的狀況。

，當時問題是舉國皆知，不容諱飾的。但是耶穌的答案，與約瑟福不同，從世界歷史上看來，猶太國政治的問題是無足輕重的。就是從宗教上說來，耶穌的問題，仍然是一時一隅的問題。然而耶穌所給的解決，却成了世代人類應付環境致勝的方策。

推測耶穌的心理，必有以下的情形：第一，由他思想

的結果，得了幾個救國的方法；第二，他又把這幾個方法推斷牠們的輕重，利害，擇選了其中最善的一個，作爲他給國家的供獻。耶穌受試探的時候，就是他經過這番選擇的手續，在這時候一切次要的方法，耶穌都以爲是魔鬼的試探。

第一個試探，耶穌心中看見上帝的聖殿，和耶路撒冷城，併上帝的選民。上帝能叫他們同歸於盡麼？絕對不能的，所以就是與全世界抵抗，猶太人也必能得勝。如馬太四章六至七節：「對他說，你若是上帝的兒子可以跳下去，因爲經上記着說，主要爲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着你，免得你把腳碰在石頭上，耶穌對他說，經上又記着說，

你不可試探主的上帝。」
那

第二個試探，那耶反對激烈派的方法，同時也不贊成任羅馬文化同化猶太。如果猶太人公然承認羅馬爲優越的國家，於是變成羅馬人，全世界便是他們的領土。羅馬人的尊榮即是他們的尊榮如馬太四章八至十節：「魔鬼又帶他上了一座最高的山，將世上的萬國，和萬國的榮華都指給他看，對他說，你若俯伏拜我，我就把這一切都給你。耶穌就對他說，撒但退去罷！因爲經上記着說，你要拜主的上帝，單要事奉他。」

第三個試探，在這兩個極端——武力抵抗與承認羅馬文化——之間，就是捨棄一切猶太的奢望，但求當時的苟安，

這樣的態度是與猶太宗教的精神根本不合，「人活著不單靠食物。」

耶穌反對武力抵抗，不贊成外面服從心中積怨。所以他教訓人說「你們聽見有話說，當愛你的鄰舍，恨你的仇敵，只是我告訴你們，要愛你們的仇敵，要為那逼迫你們的禱告。這樣，就可以作你們在天上的父的兒子，因為他叫他的日頭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給義人，也給不義的人。」（馬太五章四十二至四十五節）耶穌這樣主張是他思想的結晶，也是在宗教和政治上最有利的辦法。

要實行這個主張的初步，就是當時一切問題的焦點。耶穌最初對於羅馬的壓制，若是持不反對的態度，則不會

有上述的心靈中的戰爭；若是持反對的態度，則他當自問取何種方法報效國家？熱烈的愛國心必當表顯於強悍的精神，但強悍的精神與他夙持的無抵抗的主張是不相合的。所以他實行主張的初步，就是折服自己強悍的精神，變傲氣成謙和，變狹隘的愛國心爲偉大的胸襟，所以他說：「凡勞苦擔重擔的人，可以到我這裏來，我就使你們得安息。我心裏柔和謙卑，你們當負我的軛，學我的樣式，這樣，你們心裏就必得享安息，因爲我的軛是容易的，我的擔子是輕省的。」（馬太十一章二十八至三十節）

第七章 耶穌主張的重點——心性的革新

前面已經說過，在紀元前數年，猶太人向羅馬政府請願將猶太國劃歸敘利亞行省政區之內；而彼時羅馬政府，又批駁了他們的呈子，因為在西律王制之下，猶太在表面上雖獨立，却不能取得信仰之自由。所以他們寧可犧牲那政治上表面的獨立，而願寄身羅馬職官之下以保全宗教及文化的生存。彼時在羅馬京城有猶太派來的五十個請願代表和僑居羅馬的八千猶太人，合組成請願團。他們的問題是：政治的獨立和文化的保存，二者不能兼得，所以才捨輕求重情願拋却形勢上的自主而取得精神上的自由，就是他們歷代傳來的宗教和信仰。

在一世紀之後又有同樣的問題發現於耶穌的面前，問題雖是相同，然以時間上關係是急待解決的。因為以色列的子民在武力抵抗羅馬的迷夢中，蜂擁直前的在滅亡的路上奔跑。持國家主義的以反叛羅馬號召國民，他們急切的盼望，上帝為他們差遣一個救國的領袖——彌賽亞。如此的希望，激動了國人最熱烈的情感。當羣衆感情用事的時候，便沒有理性和智慧立足的地步。

耶穌在思想中戰勝了個人愛國的狂熱，承認了「愛力是戰勝羅馬最上的貢」。在積極方面，發現了猶太國最高尚的盼望與安慰。自然這樣的盼望與安慰是猶太羣衆所不能領悟的，因為他們的想望是屬於物質的。耶穌思想的結

品，與猶太理想的文學是同調的，不但彼時聖經以外的文學說出錫安，（因耶路撒冷建於錫安山上，故即以錫安爲理想猶太之別名，）對於世界的使命，即舊約聖經，也有這樣的說法。（見以賽亞二章二至四節：「末後的日子，耶和華的山必堅立超乎諸山，高舉過於萬嶺。萬民都要流歸這山，必有許多國的民前往說『來罷！我們登耶和華的山奔雅各上帝的殿。』」主必將他的道教訓我們；我們也要行他的路，因爲訓誨必出於錫安，耶和華的言語必出於耶路撒冷。」

然而以賽亞的錫安是審判世界的，耶穌的錫安是拯救世界的。從耶穌看來，猶太人既負有拯救世界的使命，他

們政治的獨立與否便不足介意了。因爲二者相較，在萬不得已的時候，可以犧牲其政治的獨立，而絕不可犧牲上帝的使命。如此看來，猶太人便真是上帝的選民，是上帝的光輝普照黑暗的世界。如約翰四章二十二節說：「因爲救恩先從猶太人來的。」

我們現在披閱馬太福音，以耶穌的心理和當時的歷史的事實，來研究登山寶訓，他的命意便迎刃而解了。「虛心的人有福了，因爲天國是他們的；哀痛的人有福了，因爲國家主權喪失而哀痛的；因爲他們必得安慰，柔和的人有福了，因爲他們必承受世界。」（馬太五章三至五節）
虛心，哀痛——有如約伯在患難中，承認上帝的旨意。

猶太人直到今日，遭逢死喪的時候還背誦約伯書。——柔和飢渴慕義全是抽象的名詞。承受世界，也不過是精神上的事實。這就是耶穌對猶太國最高的理想與安慰。在以下的一段經文，解釋的更較清楚。「你們是世上的鹽」，這個說法當然不是對全世界人說的，若不然，則僅有鹽而世無界了。換言之，你們是上帝的選民，爲什麼上帝檢選你們呢？所以揀選你們的緣故，即是叫你們擔負拯救世界的使命，若是你們不領悟這個使命，不拯救世界，你們還有什麼用處呢？鹽若失了味，怎能叫他——世界——再鹹呢？以後無用，不過丟在外面，被人踐踏了。」（馬太五章十三節）耶穌又把這個意思，用別的比例說出來，「你們是世上的

光，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隱藏的，人點燈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燈臺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們的光也當這樣照在人前，叫他們看見你們的好行為，便將榮耀歸給你們在天上的父。」（馬太五章十四節至十六節）耶穌說你們的天父，沒有說他們的天父。因為他是對選民——上帝的子女——說話，就是那些擔負拯救世界的猶太人。

如此登山寶訓的命意，對上帝說，是極其虔敬的，對世人說是十分正義的，並不反對律法和先知，「莫想我來要廢掉律法和先知，我來不是要廢掉，乃是要成全。」（馬太五章十七節）

爲什麼在福氣的訓言裏又如此說，爲義受逼迫的人有

福了因爲天國是他們的。人若因我辱罵你們，逼迫你們，捏造各樣壞話毀謗你們，你們就有福了。」（馬大五章十至十一節，）因爲以上所說逼迫，辱罵，毀謗之來，並非是當時的人，熱心保守舊的宗教，而不能領會耶穌屬精神的教訓；也非是當時的領袖不能容納新的宗教解釋，而加給門徒頭上的。我們對於當時的歷史所知雖少，但足以證明猶太的各宗派，頗能互相容納。法利賽人，撒都該人，在一個聖殿裏禮拜上帝，彼此相安無事，就是對於在宗教上極維新的人也從未禁止過他們發言。按法利賽人的經典，ALMUD把撒都該人視爲撒馬利亞人一樣。撒都該人不承認猶太學者以遺傳講解聖經，法利賽人却認違反遺傳的講

解，比反對摩西五經的罪惡更大。這兩派對於永生及復活的道理，意見更是不同：撒都該人完全否認復活與永生的存在。他們的意見既是如此的懸殊，尙未曾彼此迫害。耶穌爲什麼要說他的門徒遭逼迫，受毀謗呢？是耶穌自認爲基督嗎？拿撒勒人在他沒有承認他是基督以先，就想把他殺死。猶太人反對耶穌的理由，是顯而易見的，因爲在舉國若狂，謀武力抵抗羅馬的時候，只有耶穌公然教訓人說「不要與惡人作對，有人打你的右臉，連左臉也轉過來由他打。」（馬太五章三十九節，）又說「是只我告訴你們，要愛你們的仇敵，爲那逼迫你們的禱告，」（馬太五章四十四節）。處在如此的環境之下，領悟耶穌的用意，跟從

耶的穌人，遭羣衆的迫害，是當然不免的。

猶太人的愛國心與保教心是不能分開的，他們所希望於彌賽亞者，不但不能激起他們的國際友愛心，反倒造深了他們的種族畛域心。猶太人的心理是如此，所以耶穌以爲拯救猶太唯一的方法，就是從求心靈上的改革起首，因惟有再生的心靈，方能脫去一切宗教的遺傳。否則愛種的心和保守宗教的心是不能打破的。「耶穌回答說，我實在的告訴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見上帝的國。」（約翰三章三節）

當時急進的革命運動，雖然是發動較晚，却是與最古的遺傳和種族的道德觀念，及猶太教的正宗，極有關係。

所謂宗教正宗者，不管他如何的熱心與虔敬，總是保守舊的禮俗而不進步的。在我們所討論的猶太時局之下，必須另有一更熱烈的宗教情感，始能勝過一切狹隘的宗教，種族，及遺傳的觀念。所以耶穌的號召，是屬精神的革命。這樣心靈改革，當然不是羣衆所能做到的，只有最少數人能與他表同情。「因為我來，是叫人與父親生疏，女兒與母親生疏，媳婦與婆婆生疏，人的仇敵，就是自己家裏的人。」（馬太十章三十五至三十六節）

急進的革命黨人，都是奮不顧身的。為自由，國家和上帝，遇必要的時候，肯犧牲他們各人和妻子的性命，這一黨人的弟兄妻孥，若信了耶穌的主張，必致引起家庭的

紛爭。「弟兄要把弟兄，父親要把兒子，送到死地，兒女要與父母爲敵，害死他們。」（馬太十章二十一節）所以耶穌說「人到我這裏來，若不愛我勝過愛自己的父母，妻子，兒女，弟兄，姊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作我的門徒。」（路加十四章二十六節）

耶穌所要的是猶太國「精神的宗教」的革新，他所謂「悔改」就是盡力盡意愛上帝天父，情願服從他的旨意。「願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這就是他的運動的重心。但是在這樣的時局之下，傳揚這樣的主義，是民衆輿論，和宗教團體所不容的。因爲宗教的團體，都是爲保守宗教的禮節和遺傳而設的，他的本性是屬物質的。所以

不能在精神界中有何作爲。卽或組織宗教團體的時候是爲保守宗教精神的。久之，他所能保守的精神，就漸消失了。所以當國家需要偉大的精神革命的時候，宗教團體被儀式的束縛，竟成了精神的阻碍。總之，猶太人若不在精神上覺悟與上帝的新關係，和拯救世界的使命，只有趨於滅亡的一途了。

第八章 心性革新爲實現天國的途徑

耶穌是宗教界的唯一人物，他的救國方法是救猶太國唯一的方法。他這樣方法，不僅是出於感情而實根據他的最高的理性。他說他是道路，真理，乃是他思想的結晶，他所持的是科學的態度。所以他給的結論是經過科學研究的，耶穌是世界上的大發明家，所以他是拯救世界的。在二十世紀的人，常講到我們「發明」和「成功」。據耶穌看來，實際的，理性的見地，科學家的態度，是上帝的賞賜，因爲天父是萬有真原。

耶穌在思想上所發明的事實，並未完全載在福音書內，福音書記述的概況大約如下：在彼時耶穌講道，衆人都

來圍繞他，他對他們講話，並且回答他們的問題，當時有人把他的言語，記錄下來。但所記載的與他口所說的難免稍有出入，後來有人把許多不同的記錄，和他的行爲及奇蹟都編輯起來，便有四本福音書。耶穌自己並未把他的人生觀和上帝觀，著成哲學的論文。

我們若能把基督教的文豪及思想家托爾司泰拿來作先例，便不難明白實際的耶穌與福音書的關係。托爾司泰以他所見的真理，教訓俄國的農民。假設他在文學上和宗教上從未有任何的著作，只有他對農民演講的時候所說的寓言或比喻，——此等寓言或比喻，是言簡意深的，若傳至今日，就是淺近的學者，縱然沒有他的大的著作。也不難尋

出他的哲學統系來。

福音書所載，不止是零錦片玉的，耶穌傳記。有的是道德的訓誡，有的是對平民的講話，並無深奧的旨趣。雖然福音書內沒哲學和神學的論著，而耶穌的門徒不到 Aristotle 亞利司多特——希臘哲學家，去問哲學，因為在福音書內他們可以找到較亞利司多特更大的哲理。哲學家者，是用理性研究真理的人，真理又是相對的名詞，耶穌具有絕對的見地，——至高的真理——真算是比哲學家更勝一籌。耶穌的宗教與倫理經過了二千年的風波，只見其日益昌大，未見其受任何的挫折，無怪他說比所羅門更有智慧。「當審判的時候，南方的女王，要起來定這世代的罪，因為

他從地極而來，要聽所羅門的智慧話，看哪，在這裏有一人比所羅門更大。」（馬太十二章四十二節）

什麼是耶穌在宗教上絕大的發明？我們現在要討論。

讀路加十章二一節至二四節，便知道耶穌對於他自己的發明所持的意見是怎樣。『正當那時，耶穌被聖靈感動就歡樂說；父阿！天地的主！我感謝你，因為你將這些事向聰明通達人就藏起來，向嬰孩就顯出來，父阿！是的，因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付我的，除了父，沒有人知道子是誰，除了子和子所願意指示的，沒有人知道父是誰。耶穌轉身暗暗的對門徒說，看見你們所看見的，那眼睛就有福了。我告訴你們，從前有許多先知和

君王，要看見你們所看見的，卻沒有看見，要聽你們所聽的，卻沒有聽見。他們又對尼格底母說，「我實在告訴你，我們所說的是我們知道的，我們所見證的，是我們曾看見的，無奈你不接收我們的見證。」所以聽耶穌的教訓，很像是**有威權的人**，不像是一個學究。

耶穌的覺悟，不單是屬感情，也是有理性的。與耶穌的謙德，愛德，平行的就是他的智慧的處世原則。人的生活豐滿與否，在乎他應付環境及同化環境而利用牠的能力如何。人以爲某事對於人生是最有價值的，就是他對某事的內心感應最大；反之，凡不能引起人內心感應的，就是與人無關的，換言之，凡人內心與外面最發生關係的事，

就是他以為最有價值的。例如恒星大於地球千萬倍，但他們與人的關係，遠不及地球了——就是人對於地球的內心感應，大於對恒星——因此地球對於人類生活的價值，大於一切恒星了。所以人生活的一大部份，都是包含在人內心所起的感應之中；也可以說造成人的生活的，就是那樣的感應。又因為人的態度常能影響他對於外物所起的感應，所以耶穌當時所要急切討論的，就是人應持何等的態度以應付還境？他說「眼睛就是身上的燈，你的眼睛若瞭亮，全身就光明。你的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你裏頭的光若黑暗了，那黑暗是何等大呢！」（馬太第六章第二十二，二

福音書中記載他爲人醫病的時候，他的成效如何：就在病人對於耶穌的態度如何。從耶穌在曠野受試探的時候，他就反對行奇事而博人信仰的。他以為那些只要看外面的奇蹟的人，就是他生活在虛偽邪惡中的表顯，因為他們所要的是形式上的改變，不是心性的革新。耶穌對於有病求醫治的人常說的一句話，是研究耶穌心理的人，應當注意的。「耶穌進了房子，瞎子就來到他跟前，耶穌說，你們信我能作這事麼；他們說。主阿，我們信。」（馬太第九章第二十八節）當這兩個瞎眼的人，求他醫治的時候，他曾問他們有無信他能醫治他們的心；最後又說「照着你們的信心給你們成全。」在這章內又記載一個婦人摸了耶穌

的衣襟便痊愈了一段事，他所以得痊愈是他有信心，並且是他痊愈後，耶穌才發覺的：他對婦人說「你的信心治了你。」（見馬太十章二十一節）又一次耶穌治一個瞎眼的人，說「去吧！你的信心使你得痊愈了！」。這句話成了耶穌治病必用之秘方了。（路加十七章十九節和十八章四十二節）

再者，在福音書上記載許多地方（如拿撒勒城）的人不信耶穌，耶穌就不能在那裏作奇事。這樣看來，耶穌治病的奇事，完全是求告者的心理作用。法利賽人不信耶穌；同時又要求他爲他們作奇事，耶穌非但不肯，也實不能，因爲法利賽人對於耶穌內心不發生感應，即或耶穌的作爲

是神奇的，他們也不以為異。

在耶穌醫病的記載內，有一段把「治療」與「赦罪」合在一處，這一段研究起來很有興味的。因為此種記載是顯明耶穌敏銳的辨別能力。這一段絕不是作福音的人隨意插入正傳的：「有人用褥子抬着一個癱子，要抬進去放在耶穌面前，因為人多，尋不出法子抬進去，就上了房頂，從瓦間把他連褥子縋到當中，正在耶穌面前。耶穌見他們的信心，就對癱子說，你的罪赦了。文士和法利賽人就議論說：『這說僭妄話的是誰，除了上帝以外，誰能赦罪呢！耶穌知道他們所議論的，就說，你們心裏議論的是甚麼呢？或說，你的罪赦了，或說，你起來行走，那一樣容易呢？』」

「（路加五章十八至二十三節）患癱症的人心中信仰耶穌能醫治他的病患，但是耶穌對他說『你的罪赦了。』於是法利賽人就驚奇這有權柄的人是誰呢？耶穌把他醫病的能力和赦罪的權柄，併為一談，因為二者都是病人內心對於耶穌發生的感應的結果。又路加七章四十八至五十節『於是對那女人說，你的罪赦免了。同席的人心裏說，這是甚麼人，竟赦免人的罪呢！耶穌對那女人說，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罷。』好人的罪得赦免與患癱症人的罪得赦免是同一原因的。本此公例，我們就可以明白耶穌為甚麼要拿施洗約翰說明自己的威權。『約翰的洗禮是從那裏來的，是從天上來的，是從人間來的呢？他們彼此商議說

，我們若說從天上來，他必對我們說，這樣，你們爲什麼不信他呢？（馬太二十一章二十五節）前三本福音記載耶穌與法利賽人的談話，無大出入，想是一個來源，但其詞近模稜。從表面看來，耶穌對法利賽人的問話，置而不答，反以約翰的來源問法利賽人，使他們進退維谷。實際上耶穌所發表的言語的意思是很顯明的。從他的話裏，看出耶穌確有獨到之見地。因爲施洗的約翰既不承認自己是基督，也不承認自己是先知，他以自己爲野曠的一個聲音；他的使命是爲將要來的大人物，修直道路。然而約翰尙且能赦人的罪，因爲他的洗禮就是赦罪的表徵。再者約翰對於受洗的人是無所檢擇的；既是人人都可受洗，便是人人

罪都可以得赦免，因為凡來受洗的人，都是改變了內心的態度，急切的求罪惡的赦免。既是心性已有了改變，罪惡就已經赦免了；而後求約翰的洗禮，不過是悔改的表示罷了。約翰又何必拒絕呢？就是稅吏和娼妓，也可以悔改而受洗的。

以上的道理，是法利賽人難以領會的。法利賽人的宗教不過是些儀式和教條，至於屬精神的心性革新是他們所見不到的。也是他們沒有那樣覺悟。因此無論是耶穌，是約翰，與他們完全不發生關係的。所以耶穌譏諷他們說「你們只潔淨盃盤的外面，裏面盛了污穢的物件。」

猶太人在國家衰弱的時候，希望上帝為他們差遣一個

基督，救他們的危亡。基督來到，新的政治因之起始，這就是猶太人對於天國的觀念。基督之來與天國的建設，都是表面的改變，并且是上帝的作爲，即如「戰勝外邦」，「上帝親臨，審判罪人。」

以上所說表面的改變，從耶穌眼光看來，直是毫無意識。因爲表面的改變，絕對不能救國的，「人若不得重生，便不能進上帝的國。」心性的革新，是入天國唯一的途徑，因爲天國實現於心性改變人的心中；自然這樣的改變，有時是極緩的，有如芥種漸漸長成大樹；一點麵酵漸漸發起全團一般。然而種子生長和酵的醞釀，都是裏面的動作，所以耶穌對於天國的觀念，與一般人的盼望完全不同。

。所以他對猶太人說，「你們不認識我，也不認識我的父，若是認識我，也就認識我的父。」（約翰八章十九節）

總之，當時一般人都希望基督建設天國，拯人民出水火。同時耶穌確實的知道他的救國的方法，是唯一的，就是教訓猶太人如何進入天國的方法。這樣耶穌自己承認是基督，以建立天國爲職志。然而他的觀念與他們不同之點，是猶太人的得救與天國的降臨。以人民心性的改變爲樞紐。因此他對法利賽人說：「上帝的國來到，不是眼所能見的，人也不得說，看哪：在這裏，看哪：在那裏，因爲上帝的國就在你們心裏。」（路加十七章二十至二十一節）

無奈法利賽人自己不能進入天國，也不容別人進去。